

教师节特刊

一朝沐杏雨 一生念师恩



甘为人梯慈母情

◇ 安建功

早闻杨良慧老师人品似梅、德艺双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平顶山美术馆分馆成立前的筹备现场，我终于见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耄耋老人。

“经常听德目提起你，就是缘分不到，我应该尊你为先生才对。”一见面，她便如慈母迎游子般拉紧我的手，一句朴实真诚的开场白让我羞愧难当。怎么也想不到，第一个尊我为“先生”的人，竟然是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前辈，震惊之余，我领悟到了什么叫谦恭仁厚！

杨良慧生于书香世家，其爷爷杨佐才（原名杨如栋）所写翡翠屏凤曾深得慈禧太后青睐，名噪京师，与清末民初著名书法家华士奎齐名。据《玉田古今名人录》记载：杨佐才幼时入堂祖父杨春发所办私塾，17岁被人誉为“神笔”。后师从清朝最后一名状元、近代书画家刘春霖，书法遒劲中见功力，朴拙中寓灵秀，著有《经洲杨派字帖》《杨氏书法论要》。

自幼聪慧的杨良慧，耳濡目染家族书香，又在父辈们的悉心指导下，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童子功，为后来走上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六代文化传承，给杨良慧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十字家训：“留德不留财，留才不留钱”。这句话也是她一生恪守躬行的座右铭。

问及最让她欣慰的事情，杨良慧感慨颇多：“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我担任的职务很多，其间还创办了《光源》杂志，创建了戏曲、集邮、文学创作、美术书法摄影等协会，在各矿都建起了群众文化委员会，牵头承办了多年的春节民间艺术表演，同时还管理着26个基层剧团……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平顶山分校校长的经历（1984年至2006年）。那时，我满脑子装的都是那群孩子，几十年过去了，每每想起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全是甜蜜幸福的回忆。”

谈及自己的“弟子三千，桃李满园”，杨良慧如数家珍，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最让我欣慰的就是先后为平顶山培养了2300多名各类艺术人才，走出了诸如刘德功、韩和平、刘昭林、邢新平、贾大唐、付国华、秦长标、焦俊显等具有鹰城标识的‘72贤’，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步步高升，一路繁花，有的还成长为享誉全国的艺术大家。”

与杨良慧的部分学生闲聊中得知，她不仅甘为人梯，而且对许多学生有过恩师或慈母般的情义。学生张清红，七八岁就跟着她学画画，成才后，被她推荐给《河南日报》著名美编吴茂祥学习油画，后来成为平顶山首位考入广州美术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因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学生秦长标，原是采煤队的一名职工，后来被她推荐给省文联主席、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马国强，并拜丁中一和王威为师，现如今也成名成家。学生贾大唐，原来是一名矿工，酷爱画画，父亲只是矿上的一名炊事员，无法顾及他的爱好。杨良慧得知后心疼不已，就想办法把他从井下调到矿上的图书馆，以便充分发挥他的特长，后来，贾大唐到扬州发展，成为当地有名的书画大家。学生袁心意由于家庭困难，无法实现自己酷爱丹青的梦想，她就抱着一颗爱心当作自己的第五个孩子，管吃管住管画画，到现在仍跟自家的孩子一样亲……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平顶山分校的学生邢新平等说：“那时，杨老师就像百花园中一只辛勤的小蜜蜂，除了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时间，她所有的节假日、星期天全泡在了函授班里，却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的额外工资和加班补助，都是义务奉献，就连她的4个孩子都是跟着奶奶长大的，这就是他们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情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平顶山分校是我历经千辛万苦跑下来的，办的时间长了，它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后来我才知道，它还是全国首家企业创办的书画函授大学……那里不但承载着我的梦想，还有

无数满腹才华、渴求知识的眼睛，手心手背都是娘的肉呀！”杨良慧意味深长地说。

“每次跟杨老师外出写生，总有一种放生大自然的惬意，她会给我们提供充分放飞心灵的空间，让我们在自己的丹青帝国自由呼吸、自由发挥、自由驰骋。”铁荷画派创始人刘德功说。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得给孩子们一双自由飞翔的翅膀。只有那样，他们才能拥有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创新精神，他们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杨良慧微笑着说。

与杨良慧老师相约周日参观她的画室，她欣然同意。再见面时，她早已立于楼下远远相迎。

我怀着敬畏之心走进了她的画室，只见3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摆放着数十盆大大小小卡通、水晶造型的绿植，三只自由放养的鸚鵡时而在画室里呼朋引伴、闲庭信步。而在她的身上起起落落、跳跃鸣唱。窗台边，一幅小女孩仰面撒娇、嘤嘤萌萌的小品画，与室内室外的鸟语花香琴瑟和鸣、相得益彰，构成了一幅人与自然浑然天成的和谐画面。

看到我惊讶的神情，她莞尔一笑，一边逗肩头的鸚鵡，一边意味深长地说：“万物皆有灵，花鸟也不例外，它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思想感情。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只有主动跟它们交朋友，融入它们的生活中，观察它们的神态特征、癖好习性，才能做到用情笔墨中，放情笔墨外，才能真正将它们画到骨子里，画到灵魂里。”

看到此情此景，我终于找到了八十多岁的她依然耳聪目明、健步行走的真正原因——时刻保持一颗童真的心与自由的灵魂。

世上任何一座高山，都掩盖不了道德的光芒。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杨老师以心血为墨，用灵魂起舞，温良待人、德慧双修，时时用道德抵御浮华，处处用修养垫高人格，一生当得起八个字：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回乡下读书的日子

◇ 杜静兵

暑假从武汉回平时，跟几个中学同学见面，不由得又想起了20年前，我所在的那个偏僻的乡村中学，我遇到的那些可敬可亲的老师们。

不满11岁时，我升入家附近一所非常好的镇中学读初一。刚开始成绩还不错，后来，我迷上了打电子游戏，成绩一落千丈。为了让我和电子游戏机产生物理隔离，做老师的母亲安排我回老家的一所中学读书。

老家是距离叶县县城30多公里的一个偏远乡镇，学校也不在镇中心，而是建在田地里。听人说，学校原先是一个鱼塘，校园前后左右大大小小聚集了数十个池塘，破旧的三层教学楼孤零零地立在两个池塘中间。校园外面就是农田和灌溉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条乡村公路落寞地串联着学校和外面的世界。当母亲放下我的行囊头也不回地离开时，我眼含泪水满腔悲愤。

我的失望在很短时间就得到有力印证，学校物质条件极差，饭菜“简陋”到只能填饱肚子，毫无营养可言，最好喝的是师傅们做的胡辣汤，里面有简单的海带和腐竹；床铺是大通铺，地板坑坑洼洼，一不留神，你的床边就会有老鼠飞速地跑过；有一个开水房，却不时出现故障，在校生又太多，打不上水是常态，冬天只能到门口的小卖部里花一毛钱买一碗开水喝……

但是，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的

人生观和价值观却奇迹般地得到了重塑，这都得益于老师们的辛苦付出和培养。

初一的语文老师姓杨，写得一手好字，无论硬笔、软笔，都游刃有余。因此，他极为重视我们的书写质量，每周五作文交上去，不看内容，只瞄一眼，就开始对我无情地“打击”：“你看你写的是个啥？就跟狗挠门似的，以后考试的时候阅卷老师看着心烦，你5分就没了！”经受了这样的“打击”，我知耻而后勇，奋发练习，却不料下周作文交上去，他又说：“你看你写的是个啥？逮个知了沾上墨水纸上爬，都比你写得好！”下一周，他又说：“你看你写的是个啥？像不像鸡子叨食……”在他的“打击”中，我此前的那点“傲娇”一点点被抹去，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耻之心，也有了不断努力写好字的动力。毕业多年之后，我曾写信给杨老师，他在给我的回信中，终于说了一句：“字还行……”

孙老师是我的第二位语文老师，也是我初二时的班主任，我们是她毕业之后的第一届学生。可能是她觉得刚刚毕业的自己没有什么教学经验，好像在做着一个试验，所以，她加倍努力，天天泡在教室和办公室。在一次作文批改中，她指出了我的两个错别字，我不以为然。她轻声问我，你看窗外池塘边的那块半截砖，有什么用途？我说：好像没有用途！她接着说，对，只是半块砖头，的确没有什么用

途，但是这样的砖头积累多了，再和沙子水泥有机结合，它就能成为一栋房子或者一栋大厦。你现在所学的每一个公式、每一个句子、每一组词语，本质上就是这样的半截砖头，如果你含糊其辞地不求甚解，最终你可能没有机会建立自己的“知识大厦”。这句话，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此后，我认真对待每一个知识点，希望自己的“知识大厦”有稳固的基础。

石老师是我的第三位语文老师，当时的我掌握了一些文字技巧，就有些飘飘然，认为自己在文学方面已颇有造诣。面对我的心浮气躁，石老师帮我借了很多书籍，其中不乏沈从文、汪曾祺等大家名作，也有当时名噪一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作品。她仔细地帮我剖析了每一篇作品的写作内涵和技巧，这样的剖析对于当时的我产生了两个巨大的影响，一是提升了我对于写作的认识，二是让我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不足。后者影响巨大，从此之后，我开始放下了身上的那股浮躁之气，愈发踏踏实实。

韩愈《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那偏远的小乡中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兢兢业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此后，我顺利考入高中、大学、实习、工作，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却还是时常想念那段在乡下读书的岁月。

那位手写简谱的长者

◇ 叶妮妮

谢玉敬老师是我初中时候的音乐老师。那时候，我们那个小小的、偏远的乡村中学只有一位音乐老师，就是谢老师。我读中学时，谢老师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了，但因为学校师资力量匮乏，他还在教学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3个年级、12个班、1000多名学生的音乐课，都由谢老师一个人上。

记忆里，谢老师胖胖的，浓眉大眼，60多岁了，讲话依然声音洪亮，唱起歌来一板一眼，有着阎维文的味道。阎维文是我再长大些时候才认识的歌手，在电视机、录音机都很难见到的乡下，当时只觉得谢老师唱的歌是真好听。那也是我生命中，跟音乐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没有多媒体工具，没有音乐教材，每次上课，谢老师都要自带一沓厚厚的纸质简谱，并将当天要学的内容——某首歌的歌词简谱选出来用夹子挂在黑板上供大家使用。这些手写的简谱都出自谢老师之手——谢老师的字很好看，五线谱也画得好。记忆里，那些纸张很多已泛黄，有些还有破损，但一点不影响教学。就是在这种简单的教学教具引导下，在谢老师的认真教学下，我和我的同学一句一句学会了多首歌曲，完成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边成长……”谢老师教我们的第一首歌名字是《大海啊故乡》。他浑厚的嗓音里，满满的感情，听他唱歌后，我突然就对歌曲词汇的表达有了体悟。歌词中游子的那种漂泊孤独感，以及对于故乡的眷恋，让我有了共鸣。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歌曲和语文课本上的文章一样，是有情感寄托在內的。

印象中，谢老师十分专注于教学，我们学校有一台很旧的钢琴，只有谢老师会弹奏使用。课堂上，他认真地唱上一句，再弹奏音乐领唱，待我们基本掌握了曲调之后，再领着我们一起合唱。《南屏晚钟》《摘下满天星》《爱拼才会赢》……跟着谢老师，我学会并喜欢上了唱歌。那时候，谢老师的音乐课，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上的课之一。上课前，我们就迫不及待赶往音乐教室，课堂上也颇为轻松，我记得自己还偶尔会带上完不成的其他学科作业在学唱歌的间隙来写。谢老师从没有要求过课堂纪律，但课堂纪律是极好的，他对我们的“小动作”也颇为宽容，从没有批评过我们，也不觉得这是对他的工作和劳动的不敬。

很久之后，我突然间对我的这位音乐老师肃然起敬：他的认真，他的包容，那位手写词曲简谱的老者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我们创造的学习音乐的环境，给予农村孩子的音乐启蒙，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世界。

也是在很久之后，走在大街上或者在某个电视节目中，突然听到一首熟悉的乐曲，我就会想起那位浓眉大眼的老人，他时常穿着一件老旧的黄色中山装，头发全部向后梳理，干净整洁，气宇轩昂。我读书时候跟谢老师私交甚好，不知道谢老师家住哪里，从哪里来，却在不知不觉间养成了喜欢听音乐的习惯，在工作后还买了一架古筝，摸索着学习一二。

工作后，每当有机会登台表演，对于一个来自于乡土的女孩子来说，我总是首选唱歌。相对于跳舞和乐器等表演形式，唱歌最简单不过——记住歌词和曲调即可。回想起来，我总是在心里想，如果说自己有那么一点点音乐天赋的话，这都应归功于我的谢老师。

那白色的粉笔头又飞向了
我，我惊醒了，看看四周，原来是一个梦。

当下是梦境，初中时，这可是现实——粉笔头穿越讲台、课桌、前两排的同学，飘向我的次数多得数不清。

初三那年，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姓王。他背有点儿驼，衣着极其简朴，夏天经常穿白色T恤衫，记得上面还有洞洞，春秋季节，两件破旧的深蓝色中山装替换着穿。他讲课语速很慢，声音很细并且拖得很长——一句话，他的课简直就是节奏缓慢的催眠曲。

开学初的一次物理课上，王老师讲什么内容我记不清了。大概过了十多分钟，他又慢又细的嗓音，孵化了我的瞌睡虫，我的头小鸡啄米般开始啄课桌。正在恍兮惚兮，头被一个小东西轻轻敲击了一下，睁开眼睛一看，哦，一小截粉笔头。我愤怒地抬头，王老师并没有看我，他若无其事地继续讲他的课。

这样的情形第二次、第三次出现之后，我暗暗发誓：上课一定不能再遭遇粉笔头的袭击了！

王老师的课讲得很细致，作业批改得很认真，我的图画得不好，他都用心地用红笔作修正。作业完成得好时，他总是写上大大的“优”，我对他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颇有好感。

为了增强教学的直观形象性，王老师每次上课，总是用一个木箱端着大量的教具进教室，看着瘦弱的他以及讲台上那些物理器具，我为自己上课打瞌睡感到非常惭愧。后来，每次该上物理课时，我都先用凉水洗洗脸，精神抖擞地迎接上课。

他在黑板上画图形，我认真地看着；他做演示实验，我聚精会神地盯着。一旦他开始讲原理，我的瞌睡虫就开始活跃。每逢这时，王老师还是不动声色地将粉笔头轻轻地、悠悠地挪向我。我惊醒后，想想刚才老师讲到哪儿了，现在又讲到哪儿了，马上看看书上的原理把它们联系起来，心里暗自庆幸：粉笔头飘过来的及时，还能把所讲内容连起来，还能学会，不然的话，整节课就不会了，以后也许再也跟不上了。如果他能用其他方式管我，譬如让我一次次站起来，对于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子来说，该有多难堪啊！

我开始对王老师飘向我的粉笔头心怀感激。每当粉笔头飘向我，我就笑笑，把粉笔头捡起来放在一个盒子里。半学期下来，一个小盒子几乎装满了。在校园里每次碰到王老师，我和他打招呼时总是面有愧色，他却只是笑，只字不提课堂上我打瞌睡的事。

长大后，我也当了老师。课堂上，每当学生走神或者想瞌睡的时候，我也效仿王老师，将粉笔头轻轻地、悠悠地飘向他们，然后若无其事继续讲课。我也从他们的表情中读出了由怨恨到惭愧，再到感激的心路历程。

那飘飞的粉笔头成就了我的学业，我也靠它点醒了我的学生。

◇ 顾迎春

飘飞的粉笔头

